

旅程的漫長 黎明前的 進入黎

A Long
Quest into
Dawn

唐棣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旅程的漫長
十月
禾尔
进入

唐棣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 / 唐棣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502-9123-2

I. ①进… II. ①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5024号

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

作者: 唐 棣	选题策划: 儒意图书
出品人: 唐学雷	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夏 莱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郭凤岭	特约校对: 马竟芳
营销统筹: 蕊 蕊	营销推广: 曹木青
责任印制: 张军伟	装帧设计: 马 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25印张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123-2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7892599





序

认识唐棣是从他的电影开始。一部《满洲里来的人》，观后不禁赞叹：“可谓集审丑之大成，把人性可能企及的邪恶通过跳脱诡异的镜头掰开了揉碎了然后再血淋淋脏兮兮地砸到观众脸上，堪称邪典奇葩。可惜没拿到龙标，幸亏没拿到龙标。”然后是待字闺中的《巫山一夜》，看罢剧本便送了他一个英文片名“Ado to Undo”：建构只图解构，折腾皆为不再折腾，见光就不怕见光死，怎么理解都行。一瓶未曾品尝的老酒，在彼此的秘窖中珍藏多年，相约巫山共同开启，结果却是ado to undo。

唐棣说，这个剧本有小说原型。于是，便要求看小说，然后再惊，不知是在看小说，还是在看电影，还是在读诗，还是在欣赏一幅幅老旧褪色的摄影作品？恰如其处女作电影，小说也给人一种颠覆性的邪典冲击：时空，场景，人物，情绪，叙述，对白，散乱，跳跃，而其散而有序、乱而有致、拼接艺术般的意象组合却向我们

展示了构建生活本身的碎片图景，其所拼缀的正是我们人生的瞬间，无以数计的瞬间，在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我们自己。从小说的场景调度和时空处理，我们屡能窥见其电影感悟。读之，像诗，像文，更像画；品之，则能在其或文或诗的字里行间，在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之外，领略到作者灰、冷、暗的悲悯情怀。正是被这种诡谲的诱惑引领，我们会努力去求索小说中意欲挑战我们智商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和人文关系，主动进入作者的主观视野。

于是我们会欣喜地发现，作者以其颠覆的形式、另类的笔触和边缘化的内容，有边有锋，边锋毕露地向我们所揭示的小宇宙，皆为我们能够同情以至于移情的小地方、小人物、小心思、小情怀和小视野，其所披露的是人性隐秘花园中的隐秘齜龅、隐秘猥琐和隐秘淫邪，并据此而试图挖掘出深藏于其中的青涩与纯真，凌厉，凛

冽，戳心，彻骨。这难道不是剥去了温情脉脉面纱之后的人性的原貌和生命的原点？

回望原点，探求原貌，是一种痛，更是一种真，是无奈，更是无助。唐棣一改粉饰青春的传统溢美文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其怀真抱素的勇猛，还青涩青春以本来面目，使其悔不当初的困惑与混乱跃然纸上、晓谕行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唐棣便堪称一位敢越雷池的文苑猛士！

周铁东

2016年8月28日



至少，生活还可以给他们，隐秘的绝望。



目录

Contents

- | | |
|-----|-----------|
| 01 | 序 |
| 001 | 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 |
| 033 | 择日拜访 |
| 051 | 夜的门 |
| 083 | 马河淹死了一只苍蝇 |
| 101 | 马舟街少年逸事 |
| 113 | 雾码头 |
| 129 | 云下的日子 |
| 141 | 后窗 |
| 171 | 在清秋与初春时 |

- 185 有故事的人
- 201 三人行，必有传奇
- 229 葡萄、美酒与月光
- 245 第四堵墙
- 269 塔诺是一个乐园
- 299 小南方的话题
- 311 满洲里来的人
- 329 附录：站在人物这边
——电影《满洲里来的人》创作日记
- 345 后记：小说的皮囊，小丑的天真

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

透过咖啡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得到那道夹缝了。夹缝向上延伸，两侧正对阳台隔着这道狭长的区域几乎都无法开窗。

去往咖啡馆有很多条路。申东海喜欢从这条最危险的路上穿过。以前，他都会一直抬起头，就怕什么东西突然从随便哪个阳台上落下来。后来，两侧住户为了安全起见，纷纷用铝合金网把窗口罩住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五分。有人冲到面前时，申东海在咖啡馆对面的街上，正用手去掸着衣服上的灰土。

他微睁了一下眼睛说：“反正，走过去，就是海了！”

拿明信片问路的人，把疑惑表现成愣愣地折回车里，一路仍在四处乱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开车离开了。之后，路上只剩申东海独自晃荡。海上没有帆船，天上没有海鸥，这就导致几乎分不清天地。海边的沙滩上竖着一把暗红色的遮阳伞，伞的边缘露出一条

褐色的小腿。剩下的空旷是浅灰基调的一种蓝色在飘荡——墙上的这张风景画下坐着一个人。

“你这人好奇怪。”敏丽又从柜台边的过道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说，“那里多危险。”

桌子上摆着一个屏幕刚黑下来的手机。

“没事吧？”

他坐在那里有一会儿了。他看到她的手在胳膊上摸索，刚才小孩撞了她一下。一串小孩的跑动声又从身后传了出来。

她还是一边走一边说：“就觉得——危险。”

短信内容包括一个地址和一句话：“这周在海边同学会，一定来。”

他抬头：“这周得把小说交出版社了。”

敏丽说：“写得比以前好多了。”

“对了，不一样是怎么样？”申东海看向窗外，“这么晚了。”

三年前，咖啡馆老板老陆（以前是矿区的勤务警察）突然有一天走到桌前时说了一句：“今天，先别走。”

申东海合上电脑，想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心里不是滋味：“这么晚了，这周得把小说交出版社了。”

申东海和他谈的最多的是女人乏味、爱情无聊、生活虚无。突

然之间，就在眼前，三个主题，一并灰飞烟灭。

现在的老陆抱着新生的孩子跟他说话。申东海在同一张桌上写作第三本也许根本卖不出去的长篇小说。他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他觉得还接受不了他的转变——老陆已经没法理解他那种有点说不上来的古怪心情了。

视线穿过玻璃窗随一个身影来到门口。风有点冷，老陆不时把毯子往小孩的脸上盖。六分钟三十秒后，一个女人随老陆进门，前后十五秒。为了使桌子显得不那么拥挤，申东海把电脑包从桌上拿到了玻璃窗的台子上。

“我看，雨要来了。”老陆看向窗外。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雨，可一直没有下起来。

“我看过你的书，写了一个女人……”

申东海的书很难买到，即使有的书店在卖，也少人问津。

对方继续说：“是写一个伤心的女人躲在卫生间，你说她的心被抽水马桶，轻轻地，抽走了。”

现在也觉得这句话有点土了，当初是编辑托了托眼镜说：我觉得吧，有点虚假。

本来就是虚假的。那次，他硬着头皮去磨第一本书拖欠的稿酬，好不容易把房租交上，房东脸色由阴转晴，还送了他一瓶酒，他当晚大醉，这段往事说明他自己这几年没什么变化。